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中庸卷上至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培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章句序

宋 真德秀 撰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夏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
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
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

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

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

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

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

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析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

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
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
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
序

中庸章句序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集編卷上

宋 真德秀 撰

中庸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

之本體實在於是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
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
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
又曰言和則在其中言中則喜怒哀樂在其中而
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
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
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
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
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
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
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
兼舉也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
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下與無忌憚
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
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

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過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理焉則比之中中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問名篇之義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所以名篇者本是在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庸之中是兼以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

解不得。○問程子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又却以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定，理在其中矣。○問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黏著。曰：此其所以黏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不是精密，便不是中庸。○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舜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即平常也。不如盛夏極暑時，須飲冷，就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隆冬極寒時，須飲涼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極寒時，須飲湯，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須

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
矣○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
庸該
得和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
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
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中庸之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
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張
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孟詩書無外雜如中庸
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
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互相發明○呂氏曰中
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
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
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
之要本末具備矣○龜山楊氏曰中庸為書微極
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無不畢
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曰予聞之師曰不偏之
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名篇者義可知也世之
學者智不足以知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
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

明者所以處已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所以處已者常過乎中而與不及者無以異矣為是說者奚足以議聖學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
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
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
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
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
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
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
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
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
嘗不同此吾之一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
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
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
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
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
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自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
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

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
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
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
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
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
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
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在是也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
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蓋天命之性率節之
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
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節之
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
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
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
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
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
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

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宜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

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
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
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
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
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佛老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
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
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
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
我而復立矣○曰率性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
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
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呂
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
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所撓
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
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

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
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
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
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云兼言氣便說率性
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率性之謂道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
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問率字
曰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
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
道乎○問率性之謂道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字亦
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以為非
是至其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馬之性不為
牛之性乃知循性者不是循其理之自然耳○性善只一
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無這理性是個渾淪物道
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
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

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是兼帶人物而言。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修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死天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持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上較多物上較少。○輯略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生之謂性云云此謂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又

曰生之謂性與天地之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修物之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又曰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都管他蓋有教馬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呂氏曰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

之是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叢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游氏曰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其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夫

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修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修也然則道其可修乎曰道者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為之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修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用懸天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

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

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

不在我而人欲問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人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適又有甚於他人之知既知之則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容貌之間發於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容貌之間發於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容貌之間發於事

大宅四庫全書

中庸集編

上

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為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切要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

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口是而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難免於破碎之機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

而已也。○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文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所言是為闡釋氏而發。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著這一個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問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天地中間，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

理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
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
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
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只是徐行後長方
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
神通妙用運水搬柴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
通妙作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
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
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
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
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又曰所謂不可
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
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慎何
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
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
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

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不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原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是物也目之視乃則是耳是物也耳之聽乃則是目是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聽之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則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處○所不聞不睹非是合眼掩耳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只是凡事若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使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問戒謹恐懼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中庸之言必有深旨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謹恐懼○戒謹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

認得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四
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
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握去○若不用戒謹恐
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
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
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
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耶
工夫亦自未嘗得息○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
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
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會發或問戒懼是已思否曰思又
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
持敬否曰亦是程子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則所以
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問中庸所謂
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
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問伊川鬼神憑依語言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黃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要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為然○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先生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也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先生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收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簡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蓋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操一段便在這裏如人之氣呼便出吸便入○戒謹恐懼是事之未形處謹獨是幾之將然處○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輯略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

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段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學者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去於道也遠矣○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又曰不

愧屋漏其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於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獨者知為己而已。又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邪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

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自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

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

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

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

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云云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

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
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
其善惡之幾者愈精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
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
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
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
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
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
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
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
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此章雖為
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旨
深矣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
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
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
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

衰亂之出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
宣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
翻地覆而已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卯殪則不必人
消物盡而已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
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
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
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
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宜無聖賢生
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所至而止耳彼達
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
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宜窮而在
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在
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治而
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
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
以屬焉將不反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和而

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本於中者也未有天
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
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
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
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
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
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
○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之時何也曰衆人之心莫
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
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
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曰程子
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
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
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
何曰程子備矣但其荅蘇季明後章記錄多失本真如

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
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
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
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
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
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
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
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
動為比則未可也其答動字靜字之問以至若無事時
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
則古人之制祭服設旒纓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
致其精一然非以為是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
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飲戒
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而為
旒纓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
以致其誠意而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

也○又曰呂氏此章尤多可疑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少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前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季明耳無間目無見之說亦不甚晚昨見先生

答呂子約書以為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持亦可分未發已發否曰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去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却何嘗教去手持足履上分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變便是已發便屬喜見箇物事惡之便屬怒若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有何干涉○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矣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只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靜字亦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先生曰是太極也○問所謂靜中有物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先生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

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大綱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問伊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言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如未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直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問坤

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
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晝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
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
無陽也自姤至坤亦然。為臣必忠為子必孝之類皆
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喜怒
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
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
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性之德和情之德。○
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
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致字是只
管挨排去之義如射箭才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
是射著紅心之中方是如致知之致亦同此義致字工
夫極精密也。○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財成輔相以左右
民底工夫。○此為在上聖人而設。○問致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先生
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得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得一家若致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
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輯
略呂興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呂曰
論其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
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節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
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
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
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
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
得不為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
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
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
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

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
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
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
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
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
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
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
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
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
中者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
中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
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

固有不
同矣然
推孟子
所云豈
非止取
純一無
偽可與
聖人同
乎非謂
無毫髮
之異也
大臨前
日所云
亦取諸
此而已
此義大
臨昔者
既聞先
生君子
之教反
求諸已
若有所
自得參
之前言
往行將
無所不
合由是
而之焉
似得其所
安以是自
信不疑
今承教
乃云已
失大本
茫然不
知所向
聖人之
學以中
為大本
雖堯舜
相授以
天下亦
云允執
其中者
無過不
及之謂
也何所
準則而
知過不
及乎求
之此心
而已此
心之動
出入無
時何從
而守之
乎求之
於喜怒哀
樂未發
之際而
已當是
時也此
心即赤
子之心
此心所
發純是
義理與
天下之
所同然
安得不
和大臨
前日敢
指赤子
之心為
中者其
說如此
來教云
赤子之
心可謂
之和不
可謂之
中大臨
思之如
所謂和
者指已
發而言
之今言
赤子之
心乃論
其未發
之際純
一無偽
無所偏
倚可以
言中若
謂已發
恐不可
言心先
生曰所
云非謂
無毫髮
之異是
有異也
有異者
得為大
本乎推
此一言
餘皆可
見呂曰
大臨以
赤子之

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則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中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

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間目無見否曰雖耳無間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

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
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
已發之際觀之焉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
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
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
靜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
難云云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
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
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
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
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
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
是大事如祭祀前疏蔽明黈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
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

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繞說弗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斃獨聖人未嘗無懼也

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又白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而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又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審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游氏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變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

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中節者寂然不動
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寂然不動
之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
下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
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
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茹物因
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
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
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
○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耳。初寬
問曰如顏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
便謂之和尹子曰雖顏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哀樂
亦然故只可謂之和。又曰致中和致者致之也如致
去將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

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

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或問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夫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

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
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
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攷之則恐未然蓋
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
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趣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
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
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
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
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
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
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
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攷他不能盡錄也○輯略程子
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
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
是其所以反中庸也又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
也小人更有其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

自
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
是反中庸謂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又曰
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
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
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稱錘之義也
何物為權義也○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
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
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
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
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
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
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矣或曰男女不
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
如此矣○又曰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庠項放踵為
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

簡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當其可也。曾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

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游氏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為中和以德行之則為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為權也。又曰中者宜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為。秦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

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為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為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狗名失實流而為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

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者天

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

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

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

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

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

明也之弊或問智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

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

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

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

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

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

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
中也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
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
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
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
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
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
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輯略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又
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
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呂氏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及
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
䟽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
無寂滅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害
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形名度數之末節狗

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
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
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
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
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
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
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
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楊氏曰若佛氏
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
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
乎仁義者也而卒至於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
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
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

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
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輯略呂氏曰舜之
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
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
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
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
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諂野人之語皆
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
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
而從之出與人同之道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
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
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
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
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
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之所以大知而道之所

也以行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獲機檻

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

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

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

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能衰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

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

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

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暮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

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輯略程子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如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呂氏曰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

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或問中庸之尤難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

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乎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輯略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鐘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

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為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

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

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

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
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
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
義之勇也。或問此章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
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
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
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
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
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
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
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
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

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又問中立而不倚先生曰只中立便是倚了然中立却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達之所守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達之所守國無道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達之所守難○輯略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案漢書當作索蓋字之

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君子遵道而行半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宜為之哉

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

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

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

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

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或問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僚固有未

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

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藝文志
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
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
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輯略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
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
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
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

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
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
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
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中庸集編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集編卷中

宋 真德秀 撰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

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詩云鳶飛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與正者

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薦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薦鷓類戾至也。

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

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

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薦飛戾天魚躍於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

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鶩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鶩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鶩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鶩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辭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

也況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薦而必戾于天
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薦而必戾于天
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
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薦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
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
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
同年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
指薦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
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
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
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
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
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
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問形而上下
與費而隱如何先生曰形而上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
就道上說○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切

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為說夫婦是必
有意。○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閑慢。亦不
必知。不必能。亦可。○至者。非極。至之。蓋道無不包。若
盡論之。聖人直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聖人也。只
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
亦無害耳。○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者。而言之
今以一疑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
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先
生曰。然。○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句。是古語。是自做
先生曰。楚辭云。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鳶飛。可見魚躍
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
言隱者。隱在費之中。○鳶飛魚躍之說。盡是分明見得
道體。隨事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
不為此。中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鳶飛魚躍。費
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便是隱。○問。鳶飛
魚躍。如何與他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只是用其語句耳如程子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正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在四邊故防檢不得犯著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問中庸語鳶飛魚躍處伊川云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先生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問薦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又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典上句察字同意先生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

也先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錯差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都分畫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多說不去且如鳶飛于天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輯略程子曰費日用處。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能不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又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

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又曰鷺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謝氏曰鷺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鷺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鷺魚而言也若指鷺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鷺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楊氏曰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曠存焉故隱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

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

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幽研計反○詩

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

遷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
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
則易從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己

是也
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
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
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
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
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
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
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

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

而自脩馬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或問十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

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遲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耳○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求乎已之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曰諸說如於文意皆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曰諸說如

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攷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概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殺七里之違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殺纔七里孟子所謂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

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
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
忠恕而徃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
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
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
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張子
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
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怨之忠無忠之
下者皆出於強為而不由乎中矣宣
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
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張子二
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
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若易
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代之柯故執
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
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
責其知以其所能

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於瞽瞍底豫者蓋為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闡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

其曰不恕非若人之蔽於私欲而實有伎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久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伎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己其於稭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為己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宣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

道是安有此理哉至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界有不得其讀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矣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邪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

有許多等級分明。○或謂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著力下工夫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輯略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以已及物忠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又曰盡己為忠如心為恕。○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

公平。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又曰：有餘便是過，慤慤篤實貌。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能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如此。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

在其為道也。歟。柯斧之柄也。執斧之柯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在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已治人之道。於已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不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責其所行。政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已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問忠恕謝氏

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楊氏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入孝子之事親如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為能則失之者何故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歟曰然○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已以及人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

盡而曰恕已以及人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

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做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

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

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

也外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

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

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輯略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

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懼不
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
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
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又曰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
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
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
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
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
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
射而已射之不中由我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
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
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
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

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
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
能然也飯糗袵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
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
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
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
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蓋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嘗不得
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
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
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故意者志未
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
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
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况也

也。○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不出位之思，素其位也。○侯氏曰：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為對此，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其所以識所得之事乎？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詩

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

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輯略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

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

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

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

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

之道必自妻子始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

為鬼其實一物而已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

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

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

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

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度待落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

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

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

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何如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忘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攷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攷之不知其於是理之說果如何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別形而上下言之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別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

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看神却是主也。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瞶迷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指楊先生非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也。恁箇莽據體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德為萬物之體幹耳。今乃以為體察之體其可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實理也。○問中

庸十六章初說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
末後又却以祭祀之言之是如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
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一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
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
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鬼神之德其至矣乎
此止說嘯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向齊明盛服以承
祭祀洋洋乎如在天上如何惟是齊明盛服祀之時
鬼神理著若是在其上卒未曉得他須道風雷山
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
道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
庶幾人知得不是二事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
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
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
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神德始得○問中庸鬼神章首尾
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引其
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其

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曰昭
明焄蒿悽愴這是人死氣也此氣會消了曰是問伸
底只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
伸底又是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
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
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
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
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章句云猶言性情功效
云爾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魂魄守
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
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及求諸陰正謂此
况祭亦有報魄之說○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
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
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若不如是知死而致死

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杳茫所以難說○問鬼神造化之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箇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曰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然終久亦必消了又有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

物游魂為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是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此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又成樹便即是耶大樹也○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程子曰鬼神只是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是也。○又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伊、川。○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曰：鬼神是往而不反之義。○又曰：言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明道。○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如在其右，大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從上徹下，不過如此。○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之迹，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又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來者歸之，始鬼往者來之終。○又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

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

可遺也。○呂氏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

體物而不可遺此謂之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又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

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見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

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
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
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生而致
死之仁聖人所謂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謝曰
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
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
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
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
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
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
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士封
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
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
以見矣曰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
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
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

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用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鵲突也謝氏不是鵲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

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

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

詩作顯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

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

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

援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

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

之意猶有滯於冥漢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所以為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耳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哉○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唯我有是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輯略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誤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

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伊川○張子曰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
性天命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
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
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氏曰中庸之行孝悌而
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故祿位名
壽之必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一本云天之於萬物
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
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
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
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
憲憲之令德而又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
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
栽者培之義歟○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
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
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祿位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

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

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

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繼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

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

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

禮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朞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

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乃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
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
類是也膏香之類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

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

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馬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

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
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
繼志述事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
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當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
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

異記有
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蘆沈括以

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

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

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

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

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

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別無誠之外更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

謂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

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

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為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

乎勇

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

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狗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

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

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

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

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

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

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

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

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

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

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敵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

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威任使謂官屬衆威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

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

如周禮彙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

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

皆為虛文矣此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路其劫反行去

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路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

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

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並中

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

下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目也學問

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

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

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子君

之學不為則己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

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或問蒲蘆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蘆

之為果贏他無所攷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拂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無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無蔽得粹之多而未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未能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矯強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揚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

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仁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官盛

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咸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備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徃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振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減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

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
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
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
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
何也曰此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
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
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
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
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
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
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
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問之故臨事
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辛而有趙高朱异
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
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

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疲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

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
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
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
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
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
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
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
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
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
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
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色惡惡必
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
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
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
擇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固則大
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

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
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
無遺矣。○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
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
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
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
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以
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
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
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
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
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
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
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
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
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

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

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
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不
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
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
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
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
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
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
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
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
善而反為不誠耳○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
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其所疑而有
所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
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
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
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

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何以言誠為
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
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
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
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
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
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
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
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
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
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
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
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
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
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
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以

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
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
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
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
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
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
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聖賢言仁字處便
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
大○問修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
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
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
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
之者所謂等也○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答
曰道是汎說仁是切要底○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起頭
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

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知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誠者天之道人。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簡是仁義便真。簡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

萬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問哀公問政，章僭只零碎解某自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序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闕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真密輯略，程子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禮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叅，訪官名於郊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達道，雖本末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仁者以生知

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
知以勉強行此五者又曰性一也形之分有剛柔昏
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
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於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
各異豈目有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
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其知之厚薄耳安得不
貴於學乎。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無勉無思其中其
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
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
天者也。思誠而獲之。故明有未究於善。必擇誠有未至
所執必固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
至之非一人已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一本云
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
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
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知之所能為。此之謂誠。誠
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

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
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
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縱心所欲由
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
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雜之偽雖行而未
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
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
至之也○謝氏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
止是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楊氏曰論語
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
也論語示人以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
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

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及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荅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歟補也

中庸集編卷中